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宋元诗》初探

张 波

诗歌总集的编纂刊行,反映了一个时代对诗歌风格的认识与品味。纵观明人编选的前代诗集,以汉魏盛唐为宗而厌薄宋元,因此万历四十三年(1615),新安潘是仁刊刻的《宋元诗》,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宋元诗》,又称“宋元名家诗集”、“宋元名家诗选”、“汇定宋元名公诗集”^①。该书由26家宋人诗集、35家元人诗集汇集而成,具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特色。此书的蒐辑,肇始于明代出版业中心之一的徽州歙县,受益于晚明丰富的私家藏书,得到了当时诸多名家的寓目,而告成于潘是仁一人之手。就内容而言,无论是对诗人诗作风格的择取,还是其中留存的诸家序跋,均涉及到当时方兴未艾的诗学热点问题,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明代社会晚期的文化氛围与文学走向。就版本特色而言,此书不仅是明代为数不多的宋元诗选本之一,明人辑刻的宋元诗集丛编流传至今者,更是独此一家。尤其是有些宋元诗集在明代已难觅传本,这些诗人的著作唯赖此本得传后世,清人重刻宋元别集或者新编宋元诗选时,均采用此书为底本或参校本。故民国以降,藏书家视《宋元诗》为珍品,郑振铎得书半部而如获至宝。

然而一直以来,《宋元诗》以各家诗集之单行本居多,罕见全帙^②,其整体风格特色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今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明刻本全帙为依据,考索史实,追溯潮流,揭示此书的编纂过程、文本内蕴。

①《澹生堂藏书目》著录为《宋元名家诗集》,二百一十卷,四十册。《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宋元名家诗选》,一百卷。《明史》也称《宋元名家诗选》,一百卷。1965年出版的《增补东洋文库汉籍丛书分类目录》载有《汇定宋元名公诗集》万历刊本,宋12家,元35家,三十六册。1981年出版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载录《宋元名公诗集》万历四十三年刊本,宋26家,元35家,注明补钞。台北中央图书馆著录此书为《宋元诗集》,万历本24册,天启本40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宋元诗》,万历四十三年刻本,两百〇八卷;天启二年重修本,二百七十三卷。

②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藏有全帙的单位仅止六家,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和青岛市博物馆藏有《宋元诗》万历本全帙,甘肃省图书馆和青海省图书馆藏有天启本全帙,国家图书馆两版本皆有藏。

一、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宋元诗》明刻本概况

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诗》万历四十三年本,共四十二种,二百〇八卷,三十册;天启二年本,共六十一一种,二百七十三卷,四十八册,均为半叶九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两版本概况如下表所示:

版本 (索书号)	万历四十三年本 (11594)	天启二年本 (15449)
卷册数	四十二种二百八卷 30 册	六十一一种二百七十三卷 48 册
北宋	第 1 册 李维桢《宋元诗序》 焦竑《汇定宋元诗集序》 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 参阅姓氏 王应翼《林和靖先生集序》 宋林和靖先生诗集六卷	第 1 册 李维桢《宋元诗序》 无 两者合并,与万历本所列人名 略有出入 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 王应翼《林和靖先生集序》 宋林和靖先生诗集卷一至三
	第 2 册 潘是仁《唐子西先生小引》 唐眉山诗集七卷	第 2 册 宋林和靖先生诗集卷四至六 无 唐眉山诗集卷一至二
	第 3 册 米襄阳诗集五卷 蔡莆阳诗集六卷	第 3 册 唐眉山诗集卷三至七 米襄阳诗集卷一至三
	第 4 册 潘是仁《秦少游先生小序》 秦少游诗集六卷	第 4 册 米襄阳诗集卷四至五 蔡莆阳诗集六卷 无 秦少游诗集卷一至四
	第 5 册 潘是仁《文与可先生小引》 文与可诗集九卷 潘是仁《严沧浪先生小引》 严沧浪诗集六卷	第 5 册 秦少游诗集卷五至六 无 文与可诗集卷一至二
	第 6 册 潘是仁《王龟龄先生小引》 王梅溪诗集六卷	第 6 册 文与可诗集卷三至九 无 严沧浪诗集六卷
	第 7 册 潘是仁《葛白叟先生序》 白玉蟾诗集九卷	第 7 册 无 王梅溪诗集卷一至四
	第 8 册 潘是仁《陈后山先生诗引》 陈后山诗集四卷	第 8 册 王梅溪诗集卷五至六 无 白玉蟾诗集卷一
	第 9 册 赵清献公诗集五卷	第 9 册 白玉蟾诗集卷二至九
	第 10 册 裘竹斋诗集六卷	第 10 册 无 陈后山诗集四卷
		第 11 册 赵清献公诗集五卷
		第 12 册 裘竹斋诗集六卷

南宋	第 11 册 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 曾茶山诗集二卷 潘是仁《陈简斋先生小引》 陈简斋诗集五卷	第 13 册 鲍山《宋元诗集序》 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 曾茶山诗集二卷 无 陈简斋诗集五卷
	第 12 册 潘是仁《陆放翁先生小引》 放翁诗集卷一至四	第 14 册 无 放翁诗集卷一至卷四
	第 13 册 放翁诗集卷五至八	第 15 册 放翁诗集卷五
	第 14 册 晞发吟集五卷	第 16 册 放翁诗集卷六至卷八 晞发吟集卷一
		第 17 册 晞发吟集卷二至卷四
		第 18 册 晞发吟集卷五 无 石屏诗集卷一至二
	第 15 册 潘是仁《戴石屏先生小序》 石屏诗集六卷	第 19 册 石屏诗集卷三至四
	第 16 册 潘是仁《宋伯仁先生小引》 雪岩诗集三卷 戴东野诗集五卷	第 20 册 石屏诗集卷五至六 无 雪岩诗集三卷
		第 21 册 戴东野诗集五卷 苇碧轩诗集四卷
	第 17 册 苇碧轩诗集四卷 清苑斋诗集四卷	第 22 册 清苑斋诗集四卷 芳兰轩诗集五卷
	第 18 册 芳兰轩诗集五卷 二薇亭诗集四卷	第 23 册 二薇亭诗集四卷 无 真山民诗集四卷
	第 19 册 潘是仁《真山民先生小引》 真山民诗集四卷	第 24 册 花蕊夫人诗集一卷 无 断肠诗集四卷
	第 20 册 花蕊夫人诗集一卷 潘是仁《朱淑贞引》 断肠诗集四卷	
元初	第 21 册 潘是仁《元遗山先生引》 元遗山诗集卷一至三	第 25 册 焦竑《汇定宋元诗集序》 潘是仁《元遗山先生引》 元初诸名公姓氏爵里 元遗山诗集卷一至二
	第 22 册 元遗山诗集卷四至八	第 26 册 元遗山诗集卷三至五
	第 23 册 元遗山诗集卷九至十 刘静修诗集三卷	第 27 册 元遗山诗集卷六至七
	第 24 册 潘是仁《陈刚中先生引》 陈笏斋诗集六卷 贯酸斋诗集二卷 困学斋诗集二卷	第 28 册 元遗山诗集卷八至十
		第 29 册 元遗山诗集卷十 刘静修诗集三卷 无 陈笏斋诗集卷一
		第 30 册 陈笏斋诗集卷二至卷六 贯酸斋诗集二卷 困学斋诗集二卷

元初	第 25 册 潘是仁《赵子昂先生引》 松雪斋诗集卷一至二	第 31 册 无 松雪斋诗集卷一至二
	第 26 册 松雪斋诗集卷三至七	第 32 册 松雪斋诗集卷三至七
	第 27 册 潘是仁《吴草庐先生小引》 吴草庐诗集六卷 卢含雪诗集三卷 马西如诗集三卷	第 33 册 无 吴草庐诗集六卷 卢含雪诗集三卷 马西如诗集三卷
	第 28 册 范锦江诗集五卷 杨浦城诗集四卷	第 34 册 范锦江诗集五卷 杨浦城诗集四卷 无 石屋禅师山居诗集卷一至三
	第 29 册 潘是仁《石屋禅师引》 石屋禅师山居诗集六卷	第 35 册 石屋禅师山居诗集卷四至六 无 虞邵庵诗集卷一至四
	第 30 册 潘是仁《虞伯生先生小引》 虞邵庵诗集七卷 揭秋宜诗集五卷 王陌庵诗集二卷 薛象峰诗集二卷	第 36 册 虞邵庵诗集卷五至七 揭秋宜诗集五卷 王陌庵诗集二卷 薛象峰诗集二卷
		第 37 册 潘是仁《萨天锡先生序》 元末诸名公姓氏爵里 萨天锡诗集卷一至二
元末		第 38 册 萨天锡诗集卷二至三
		第 39 册 萨天锡诗集卷四至七
		第 40 册 萨天锡诗集卷八 句曲张外史诗集卷一至五
		第 41 册 句曲张外史诗集卷六 陈荔溪诗集三卷 贡南湖诗集卷一至三
		第 42 册 贡南湖诗集卷四至七
		第 43 册 倪雲林诗集卷一至二
		第 44 册 倪雲林诗集卷三至五
		第 45 册 倪雲林诗集卷六 杨铁崖诗集卷一
		第 46 册 杨铁崖诗集卷二至三 傅玉楼诗集四卷
		第 47 册 柳初阳诗集三卷 张蜕庵诗集四卷 泰顾北诗集一卷 李五峰诗集二卷 余竹窗诗集二卷 贡玩斋诗集三卷
		第 48 册 成柳庄诗集四卷 陆湖峰诗集一卷 迺前冈诗集三卷 松谷诗集二卷 鱼轩诗集二卷 春慵轩诗集一卷

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诗》的万历本与天启本除装订不同外,最大的差别有三点:第一,万历本列《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38人、《恭阅姓氏》67人;天启本合二者为《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人名与万历本略有出入。第二,万历本中仅在第11册前附有《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简要辑录所选诗人的生平以及诗风特征;天启本则多出北宋、元初、元末三篇,分置于第1、25、37册,这样就在形式上将《宋元诗》分为北宋、南宋、元初、元末四部分。第三,天启本将万历本第一册所收焦竑序文的位置移至第25册元初,又增入鲍山序文一篇,置于第13册南宋卷首,似可看出刻者欲使四部分各有一篇总序的意图。但书中总序现仅存三篇,元末无总序。今考袁中道《珂雪斋集》有《宋元诗序》一篇,内称“新安潘氏,苦心购求宋元诸集梓之,欲使两朝文字与三唐共垂不朽,是数百年来一大快事也,于予心极有合焉,故不辞而僭为之引”^①。也应是为此书所作之序。可见《宋元诗》原有总序四篇,不知何故袁中道之序未刊于书中。

《宋元诗》两个版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元诗部分不如人意,尤其是天启本所增补的37至48册,人名虽在,诗甚寥寥。相较而言,宋人诗集是《宋元诗》的精华所在,不仅诸家诗作搜罗齐备,且几乎每集前都有跋语,可见这部分内容经过了潘是仁的审慎编订。

二、《宋元诗》编纂过程考略

《宋元诗》的两个版本中,共有潘是仁所作序引20篇,李维桢序1篇,焦竑序1篇,王应翼序1篇,《“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②已辑;鲍山《宋元诗集序》未收,全文如下:

予同社里中切叔潘子,素敦风雅,其于词翰之林,靡不矢精订覈,苟编纂之所不及者,辄穷源洞本,分门比类,务补其遗忘,收其散泛,令艺场焕然一新也。因慨宋元间作者虽多,柄统绝少,唯是搜罗数十家,辑而为集,盖欲效唐之初、盛、中、晚各有十二家耳。然阅其集中,有有名而无其诗者,有有其诗而未备者,有无其名并无其诗者,如欧、苏诸名公,悉置不入,亦欲效唐人以李、杜为二大家耳。吁!切叔之意,亦良苦矣,惜乎集未成而切叔竟厌厌以死矣。当切叔伏枕时,命其子出其所携板,为予泣云:“辱在臭味,愿托以成其志,没身无恨矣。”盖切叔以身虽亡而斯集在,则亡犹不亡也。是其见及此也,视其孳孳为虏守者,奚啻寻丈已哉。吾人若不能搴芳摘藻,上替古人之所欲成,下示后贤之所可继,则为虚此生耳。故切叔以兹集未成而殷殷于易簣之际,命子为托,夫亦善知予矣,予亦何忍负其志耶?行将蒐猎切叔之或遗者而续梓之,当令切叔之踊跃于黄壤之下也,故弁一言,以为异日之左券。天启二年壬戌之秋八月既望拜梅居士鲍山撰。

^①袁中道:《宋元诗序》,《珂雪斋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97页。

^②“国立”中央图书馆,1994年。

鲍山序文作于天启二年(1622),当是《宋元诗》重修完成的时间。文中详细记载了潘是仁编刻此书的背景。首先,在这部书出现之前,宋元两代诗作一直少人问津,这归因于明代复古派宗唐诗学观的持久影响,潘是仁作为出版者,其眼界独到值得肯定。其次,该书编行欲仿照唐之初、盛、中、晚分为四部,体例上虽然是受明代发达的唐诗理论局囿,但也显现了将宋元诗与唐诗并置对比的诗学意图。至于每部十二家,则是潘是仁没有完成的设定,不仅《诸名公姓氏爵里》与刻成者名单有出入,造成有名无诗的现象,而且已刻者也有诗作寥寥的情况。潘是仁临终将书板托付鲍山代为续刊,然而鲍山对《宋元诗》的增益十分有限,离潘氏最初构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这篇序文就成为潘是仁编刻思路的唯一佐证。

潘是仁,字切叔,安徽歙县人,大致生活在万历一朝。按《宋元诗》卷前《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的记载,他是当地名人潘之恒的侄子。潘之恒文集中有几处提到潘是仁,均称之为社友,如《虹台》一文中说“万历丁未,同社一再燕叙于陈夜舒处”^①,其中有切叔之名。出现在《汇定宋元名公诗集姓氏》中的另一位歙籍文人黄奂,字玄龙,他的诗集中也数处提到潘是仁,如《幻影阁别刘九逵郭圣仆潘切叔汪建隆崔嫣然》、《重集潘切叔楼头值雨》、《同社臧晋叔陈延之潘景升潘切叔张景明携妓泛舟城西晚眺赋七言近体得亭字》、《潘切叔将与苗姬别而子乃先归临行代叙别意》^②等。其中展现出的虽只是流连歌姬、诗酒放达的生活片段,但列出的姓名勾画出一个与潘是仁相关的交游圈,如诗题中出现的臧晋叔,即臧懋循,是《元曲选》的编者,又辑有《古诗所》、《唐诗所》,可见在编刻书籍方面,他们志趣相投。

潘是仁在这一交游圈中并不活跃,他本人没有功名,也没有诗文集流传,刊刻《宋元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部由众多名人参与编订的诗集丛刊,最后是由潘是仁刊刻而成的,书中20部诗集前的手书序引记载了潘是仁读书、编书、校书的体验,显露了他对宋元诗的痴迷:“朝披夕咏,鼓掌叫绝,客有嘲之者曰:‘子近病痼耶?’余曰:‘非也,余旧醅醅,而复益新醅,殆心醉耳。’”^③举世弃之不读的宋元诗,在潘是仁看来却如新酿美酒,值得朝夕玩味。同时,这些序文也披露了潘是仁收集宋元善本的细节,如从焦竑处获借《唐眉山诗集》与《陈后山诗集》。焦竑观览、抄录秘阁之书,藏书甚富而不轻易授人,对潘是仁却慨然相示,并为其所刻之书作序,可见彼此交谊非浅。焦竑序称:“新安潘君切叔所收二代诸名家甚多,至是择而梓之。”^④李维桢称“友人

①潘之恒:《虹台》,《亘史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4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163页。

②黄奂:《黄玄龙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60、474、481、514页。

③潘是仁:《虞邵庵诗集序》,《“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六),第180页。

④焦竑:《宋元诗序》,《宋元诗》,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潘诩叔益蒐辑世所不甚传者百馀家”^①，都表明潘是仁搜集到的诗集数量可能在百家以上，《宋元诗》是对其所藏善本的选刊。由此也可以推断，《宋元诗》具有“选本”的特征。潘是仁在《真山民诗集序》中说：“尝称诗不在缙绅而在布衣，盖谓涉略有浅深，臭味之雅俗也，此犹就诗而论也。真子之称山民，不宁惟是，于宋元之际，不屑仕进，甘心石隐，其节有足多者，况诗又真得布衣之风乎！”这里，潘是仁提出了“诗在布衣”的诗学观念，正好可以解释《宋元诗》所选诗为何以小家为主，多隐逸、罢黜之士。

潘是仁万历四十三年初刊《宋元诗》时，鲍山也在编者名单中，记曰：“鲍正元，字元则，歙县棠樾人。”李维桢《拜梅诗题辞》曰：

鲍元则之母之生也，外王父母皆梦白梅堕其帐若怀中，遂名母曰梦梅。其母之卒也，梦大士白衣而授之偈，有“雪梅不比寻常”语。自是元则每见梅辄忆其母，必下拜。而人盛传其事，咏歌之。^②

鲍山在《宋元诗》天启本中序末署名“拜梅居士”，可见鲍山就是鲍正元。根据歙县县志对鲍山的记载，他诗画兼擅，在黄山置有产业，结交者多方外人，是一位生活富裕而断绝尘俗的隐士。鲍山在黄山与友人结社，号为“山中耐久朋”，其中就包括潘是仁之叔潘之恒、诗友黄奂。居黄山时，鲍山编撰过一本《野菜博录》，记载他遍尝山中野蔬的经验，此书刊于天启二年春，略早于《宋元诗》重修本。根据《野菜博录》自序，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二年的七年中，鲍山住在黄山。由此推断，这时他不仅与潘之恒等人结社参禅，也与潘是仁有比较密切的往来。从生活际遇来看，二人成为至交好友的因素很多，潘是仁没有功名，鲍山也只早年在南京太学读过一段时间书；潘是仁钟情于宋元诗人的隐逸格调、布衣风格，鲍山生活中“或跣足石上，或双髻松间，或呼鹤而舞，或招猿而吟，饥餐野菜，渴饮涧泉，飘然若神仙中人”^③，襟怀情态，接脉宋元。潘是仁去世前以遗愿嘱托鲍山，深层原因当在气质精神的契合。

《宋元诗》的两次刊行仅相隔七年，也就是说，初版印行不久后潘是仁就去世了，而鲍山虽然表示要“攀芳摘藻，上替古人之所欲成，下示后贤之所可继”，其实并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完善这部书，甚至可能连稍加订正的功夫也没有做。以至于该书的元诗部分，尤其是潘是仁选诗的错谬，屡遭后世学者批评。如清代陈焯选《宋元诗会》，于袁桷诗下辩证道：“以上八首潘是仁编为贯云石作，曹选于袁、贯两存之，然考《次伯庸无题诗》在《文类》中久已属袁，其余皆袁作无疑矣。潘编多耳食附会，而能始亦草率如此。”^④文中“曹选”当指曹学佺《石

①李维桢：《宋元诗序》，《宋元诗》，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②李维桢：《拜梅诗题辞》，《大泌山房集》卷一二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3册，第610页。

③赵洪中：《野菜博录跋》，《野菜博录》，天启二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④陈焯：《宋元诗会》卷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5页。

仓历代诗选》的元诗部分,可见潘氏的错误直接影响了明代后期诗集编纂者的判断。此外,该书编选质量相对精良的宋诗部分也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

首先,《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中所列严羽、王十朋、葛长庚、裘万顷是南宋人;而《南宋诸名公姓氏爵里》中所列鲍由、贺铸、江端友是北宋人,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人。虽然对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朱淑真、陈与义等的划分,不能做过多苛求,但两表错乱颠倒却是事实。

其次是所刻诗集与名单不对应。名单所列诗人应是编者最初计划刊刻的,实际成书与之有差异,北宋一编中,王曾、晁端友、孙觉、晁补之、李植五集未印;南宋一编阙鲍由、贺铸、刘克庄、方岳、江端友、李清照六家。未刻的十一家是潘氏原有所藏却经择选而弃用,还是欲刻而未见其书,则不得而知。

再则是“诸名公姓氏爵里”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如宋伯仁乃南宋人^①,名下内容却为北宋晁咏之事:“举鸿词科时,苏轼守扬州,补之倅州事,以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耶?元祐间,士夫甚称赏其文,后获罪黜归。”《宋史·文苑传》载:“咏之字之道,少有异材,以荫入官。调扬州司法参军,未上。时苏轼守扬州,补之倅州事,以其诗文献轼。轼曰:‘有才如此,独不令我一识面邪?’乃具参军礼入谒,轼下堂挽而上,顾坐客曰:‘奇才也!’复举进士,又举宏词,一时传诵其文。”^②与篇中所记内容相合。则《宋元诗》“姓氏爵里”中记于宋伯仁名下的资料显然是晁咏之的事迹。何以有此混淆,不得而知。

此外还存在评论内容前后矛盾的情况。如“诸名公姓氏爵里”中所采录的对严羽的评价,与严羽诗集前潘是仁撰写的小引旨趣截然相反。前者称:“阅公诗话,若世尊设法,言言上乘;复读公诗,而所著不广,且无可搆意者,公止长于诗话耶?”显然只认同严羽诗论,对其自作诗则有所保留。潘氏序中则称:“樵川严沧浪好为诗家月旦,凡所摘如悬秦鉴,妍媸莫可遁。故是集工苦推敲,其沉心雅度,读之如入维摩室中,无一处不作旃檀香者,总于品鹭间得者居多也。”^③对严羽诗评价很高,并认为其诗有禅味,是受理论之益。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我们仍能看出“名公姓氏爵里”被列于篇首的初衷,是使读者能够知人论世。其中内容大多直接采自各诗人的本传,每人短短几句,勾勒其大致生平与创作风格。虽然这只是辑刻过程中一项并不繁杂的工序,但是从简单的文字介绍中可以看出材料取舍的背后选者所重视的要素。第一,尊隐尚逸。其中真正的隐居者林逋被列于此书之首,此外还有仕途失意而自适其怀的,如唐庚、秦观;生逢末世避于山林的,如永嘉四灵、谢翱、真山民。对很多人选的诗人来说,隐逸都不是他们的人生主题,但却在选者呈现出的文

①宋伯仁,字器之,号雪岩,善画梅花,尝作《梅花喜神谱》,并系以诗。此谱以梅花生长荣枯姿态作图一百幅,明人多雅慕之。

②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12页。

③潘是仁:《严沧浪先生小引》,《宋元诗》,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字中被特意标示出来了。第二,名不甚显。该书宋诗部分没有选苏、黄等大家,但是选择了与苏、黄有关联的诗人,如被苏轼称赏的秦观、文同、晁端友,以及江西诗派阵营中的陈师道、陈与义、江端友。可以看出编者力图以群体为脉络集中彰显一些才情甚高而名位不显的诗人。第三,重奇尚趣。书中对白玉蟾名字来历的记载即是此种观念的产物。而潘是仁在仅有三十馀家的诗选名单中选入三位女诗人,则反映了他对女性才华的看重。潘是仁的族叔潘之恒辑录过一部《亘史》,其中网罗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女性传记,包括正史中的后妃名媛、地方志中的贞节烈女、笔记小说中的侠女娼妓,乃至生活中见闻的女性,其中多贞烈之事、孝友之迹以及猎奇之语,可谓真实与虚构混杂并存。然而该书的辑录视角显现了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参与辑录《亘史》的人很多也是《宋元诗》的校订者,由此可见,潘是仁将女性的才华与身世遭际作为考量入选的标准,是受时代思潮影响的。

总体来看,《宋元诗》全书传达出的是万历后期的诗学走向与潘是仁自身的诗学趣味。从诗学观念的层面来看,潘是仁对宋元诗人的选择,反映出他对与晚唐体接近的诗风的偏好。然而,受公安派影响甚多的潘是仁并未以“宗唐”为论诗的基调,他特别标举陈与义“不侍苏黄,独出宋步”,方岳“立意甚高,超宋运之卑弱,独成一家”,说明他并无复古论者那种对唐音的汲汲追求,而是看重诗人的独创风格。潘氏对诗学晚唐者所期许的是个性与创见,为此他特别摘录前人评论以表示自己选择的依据。如叶适称翁卷“变化秀逸则过唐”;方回评四灵“虽改学晚唐,然其立调自辟门户,绝胜西江派矣”,称刘克庄“诗学晚唐,后亦自就”。这些引述说明,潘是仁并不以这些诗人作诗像唐人作为选择标准。如果和嘉靖年间的宋诗选——李蓑《宋艺圃集》加以对比,其在谢翱诗选下特别标注杨慎评语“有唐人风,未可例以宋视之”^①,就可看出在潘是仁所处的万历年间,标榜宋诗有唐音已经不是什么高明的见解了,甚至需要反复辩称来摆脱这样的误解,这预示着宋诗审美特质的独立过程。

三、《宋元诗》的价值与郑振铎跋语

清初诗坛渐成桃唐祢宋之风,《宋元诗》的文献价值愈显重要。有些宋元人的集子在明代流传极少,潘是仁刻本成为后人可以参照的唯一版本,在校勘层面起到很大作用。清人祖之望读元代杨载诗即称:“昔从《元诗选》中读吾邑杨仲宏诗,即心好之,而常以不得其全为憾,后阅前明焦竑侯氏《经籍志》及潘切叔所选《宋元名家诗集》,皆云有集四卷,此本从京师借抄,则为八卷,不知何人所分。”^②其中所言焦竑《经籍志》只是书目,能作参照的文本只有潘刻一

^①李蓑:《宋艺圃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2册,第896页。

^②祖之望:《杨仲宏集题后》,《续修浦城县志》卷三七,《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7册,上海书店,2000年,第762页。

种。此外,陈焯虽对潘是仁的编纂裁度有所批评,但例证仅限于元诗,其实宋人诗集的版本质量还是比较上乘的。据民国《台州府志》卷七十五载:“宋陈起《南宋群贤小集》中有《石屏续集》四卷,明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集》集中有《石屏集》六卷。今四库据鲍士恭藏本著录凡六卷,盖即《宋元名家集》本也。”鲍士恭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鲍廷博之子,也是歙县人,他为《四库全书》的编纂献上的图书达六百二十六种,潘是仁所刻戴复古诗集也包含在内。戴复古诗集在明代的传刻并非潘是仁一家,而此本能被选充四库,可以说明《宋元诗》在版本层面得到了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后世人的认可。

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诗》天启二年本,原为郑振铎收藏,从郑氏跋语中可见民国以来《宋元诗》诗学价值的逐渐显现。卷首跋语曰:

修绠堂有此书,余初未之知,后从琉璃厂书肆中人得此消息,急驱车往取之归。余旧有此书残本半部,殊珍视之,今获全书,益感书福大佳矣。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西谛。

所谓“残本半部”,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本《宋元诗》的元诗部分,在《劫中得书记》中有记载:“此书本名《宋元名家诗集》;凡录北宋十七家(内五家未刻),南宋二十家(内六家未刻),元初二十一家(内五家未刻),元末十九家。今此本于南北宋诸家全阙。”^①明清两代选刊元人诗集者本就罕见,加上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正潜心研究元杂剧,对元人著述旁生兴趣,因而买下了这部《宋元诗》残书。郑振铎说:“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绔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②郑振铎所购半部,其实是《宋元诗》文献价值较低的一半,但他没有像一般藏书家那样介意古籍的品相问题,这是由于郑振铎的藏书在1937年的淞沪战事中损失过半,面对侵略战争中的上海局势,郑振铎意识到文献的搜集变得富于现实意义:“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③此时郑振铎对文献的购藏已全无太平时日藏书家追附风雅的心境,而是受保存文化遗产的责任感驱使以及自身研究的兴趣与需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郑振铎购买了《宋元诗》:“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④将《宋元诗》排在书单的第一位,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是基于这样的渊源,近20年后,郑振铎再获《宋元诗》天启二年本全书,才会连作跋语详论之:

潘是仁辑宋元名公诗集于王、李七子拟古之风既熄之后,三袁、钟、谭诸家方起之际,诚豪杰士哉。惜采摭未广,取舍难当人意,犹是明人急就成

①②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③④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第23页。

章之习。书分北宋、南宋、元初、元末四编,编各有序目。检其目,间有有目无书者,如北宋一编阙王曾、晁端友、孙觉、晁补之、李植五集;南宋一编阙鲍由、贺铸、刘克庄、方岳、江端友、李清照六家;元初一编阙黄潜、戴表元、王沂、黄清老、欧阳玄五人;独元末一编不阙。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目录载此书,所阙亦同,岂潘氏当日并未全刻欤?丛书书目汇编录其全目,下注阙者与此本亦均合。每家自数卷至十数卷,实则每卷有仅一二页者,是故炫人目也。以其为选辑宋元集之祖祢,故漫收之。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郑振铎。

跋中提到《宋元诗》“采摭未广”、“急就成章”,延续了《劫中得书记》中的论断:郑振铎认为“潘氏究未脱明人习气,未言各家集所据之本,且每与原集相出入”,“疑罕见诸家,仍是从诸选本汇辑录入,潘氏实未睹原本也。”^①由于郑氏所收二书中所存序跋甚少,因此多推测之语。实际上,从潘是仁所撰序引中可知,《唐眉山诗集》、《陈后山诗集》得自焦竑藏本;《石屏诗集》得自贺氏家藏旧本,并非全未言明所据之本。且从焦竑与李维楨二人之序皆可知潘是仁曾广求诸家,只是在刊行时有所取舍,郑氏所疑“罕见诸家”也不尽然。郑振铎以藏书家的立场审视《宋元诗》,因而忽略了此书作为诗歌选本的特质,也较少顾及到选本特有的诗学立场与诗学情调等问题。也是基于同一立场,郑振铎对书中所阙诸家再三致意,不仅细检书目,又比照日本汉籍目录,但他似乎没有特别留意鲍山序文,其中已经说明集未成而潘氏身故,“当日并未全刻”是确凿无疑的。

尽管郑振铎指出了《宋元诗》的诸多不足,但他仍视潘是仁为豪杰之士,可以说,郑振铎是第一个发掘出《宋元诗》诗学价值的学者。一方面,跋语提示了《宋元诗》的辑刻时间之于诗学史的意义:万历后期,公安、竟陵相继而起,皆有意对复古派末期的诗坛予以更新重塑,复古诗论造就的不读唐以后诗的风气开始松动,潘是仁辑刻《宋元诗》正反映出这种更迭变迁之势。另一方面,郑振铎对《宋元诗》的精准定位得益于自身的学术研究,也与20世纪初文学史研究的方向息息相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标举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得到广泛的认同,继而开启了20世纪初期俗文学研究的先河,郑振铎正是热衷于此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文学史家之一。郑振铎早期对半部《宋元诗》的购藏就是因元杂剧研究而旁及元人诗文,收藏眼光与评判标准都深刻地受到个人研究兴趣的影响。作为文学史家的郑振铎,对《宋元诗》“选辑宋元集之祖祢”的价值认知无疑比一般藏书家深刻。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博士后工作站

^①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第24页。